

## 緒論

閱讀與閱讀素養（reading literacy）的內涵隨社會、經濟與文化的改變而轉化，終身學習的理念擴展了閱讀素養的社會功能層面，素養不再只是孩童早年在學校所習得的能力。網際網路為新世紀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，教育系統需確保個人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，誠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, OECD）所強調，互動中有效使用工具為新世代國民三大關鍵能力（key competence）之一；歐洲委員會（European Commission）近年亦指出，資訊與通訊科技（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, ICT）是社會經濟成長及個人職涯發展的有力驅動工具（Leu, 2007）。網際網路為二十一世紀青少年讀寫與學習的核心科技，成為青少年學校閱讀、日常生活和未來職場工作必備能力的層面（Zawilinski et al., 2007）；雖然網路是提供閱讀、寫作與溝通的重要脈絡，但學生經常接觸網路不一定就表示能習得必要的線上閱讀技能。

數位紀元閱讀素養的運作並不單指從靜態紙本資料獲取知識，而是指更廣義心智模式和能力建立，強調適應網路新科技變化的學習能力。Leu、Kinzer、Coiro和Cammack（2004）、Coiro與Dobler（2007）從認知、社會和語言的新素養（new literacy）觀點探討學生的閱讀素養發展，認為其受新科技影響而產生變化，因此線上閱讀理解與策略使用是很重要的探討議題。國際閱讀協會（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）認為線上閱讀理解有其獨特本質，指出其內涵必須包含資訊的擷取、評鑑及溝通資訊等ICT之運用（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[IRA], 2002）。現階段國際學生評量計畫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, PISA）亦初步研發電子閱讀評量（Electronic Reading Assessment, ERA）。線上閱讀素養

(online reading literacy) 爲目前重要的學習與研究議題，但有關國際網路或其他ICT工具對閱讀本質影響的探討才剛起步，缺乏明晰的理論架構及實徵資料，亟需研究投入 (Coiro, 2007; Leu et al., 2008; Liu, 2005)。

目前的文獻對線上閱讀素養構念內涵的探討包含策略、動機、經驗、媒介層面。人類的注意容量有限，閱讀歷程中隨時必須決定重讀文本、保留或忽略資訊，以達成有效閱讀。線上文本具有彈性，學生需主動監控閱讀的路徑，以維持閱讀的連貫性，同時決定可靠的資訊來源，此仰賴對線上閱讀理解策略的後設覺察 (metacognitive awareness) (Akyel & Ercetin, 2009)。Leu (2007) 指出後設認知變項應包含在線上閱讀素養的操作性定義中，2009年PISA閱讀素養調查將後設認知納入背景問卷中，尤其著重策略資料的蒐集，顯示閱讀策略覺察與閱讀素養的關係頗受重視。另一方面，PISA 2009年將閱讀投入 (reading engagement) 變項納入閱讀素養的概念中，在各指標中，爲樂趣而讀 (reading for enjoyment)、享受閱讀時數 (time spent reading for enjoyment)、閱讀材料多樣性 (diversity of reading material)、線上閱讀活動 (online reading activities) 分別與閱讀理解呈現不同程度的關聯 (OECD, 2011)。此外，Coiro (2007) 及 Gil-Flores、Torres-Gordillo和Perera-Rodrig (2012) 發現中學生的紙本閱讀 (print reading) 能解釋線上閱讀理解的大量變異，顯示紙本閱讀也是一個重要的元素。由於目前文獻指出，閱讀素養在概念上比閱讀理解更爲豐富，這些元素與線上閱讀理解都有關聯，但彼此的關係還不明晰，故本研究將線上閱讀素養構念操作性界定爲兼含線上閱讀策略覺察、閱讀投入和紙本閱讀三個要素的線上閱讀理解運作，對線上閱讀素養的特性進行探討。

性別差異是臺灣學生閱讀表現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。在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 (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urvey,